

斑蝶

小妖化成斑蝶
斑蝶化成人形
要挽救
一个因爱毁灭
自我沉沦的人
心魔难除
心魔终除
帶著

沈
亚著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I247.5
S25

沈亚 著

斑

蝶

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
2400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斑 蝶

作 者: 沈 亚

责任编辑: 赵小雨

出版发行: 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210009)

经 销: 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江宁彩印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

字数: 110,000 1995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000 册

标准书号: ISBN 7-5399-0792-4/I·756

定 价: 72.00 元 (全套共十册, 每册 7.20 元)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多姿、多彩、多奇

(代序)

阡 陌

沈亚本名陈淑玲，沈亚是她从事写作以后起的笔名。

提起沈亚这个名字读者也许觉得陌生，但说起电视连续剧《戏说慈禧》也许就不陌生了。《戏说慈禧》在台湾播映时，许多家庭都备有一本电视小说《戏说慈禧》，作者就是沈亚。《戏说慈禧》正集和续集一已在大陆播放过，续集二于五月末拍竣，目前正在作后期制作。《戏说慈禧》续集二的电视小说将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。同时还将出版林晓筠根据电视剧《戏说乾隆》撰写的《戏说乾隆》续二集电视小说。）

沈亚是地地道道的本土人，籍贯台北县。1959年10月6日生辰，10月6日是属于天秤座，所以她自称是天秤座女子，她的经历并不很复杂，当过电视台造型设计和编剧，她目前的职业是自由文学工作者。发表过的作品有《人鱼座女子》等三十几部长篇小说，以及《戏说慈禧》《爱到深处》等电视小说。

电视小说是沈亚的偶得之作，她真正拿手的还是爱情小说，一套感性系列洋洋洒洒，已出了二十五部，三四百万言。大陆首获版权的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第一套十部，江苏文艺出版社近期获得版权，继推出席绢作品系列后，接着推出沈亚最带代表性的作品系列。在这一系列中，包含着三种不同风格的爱情小说。一种是以《狩猎情人》为代表的“惊险爱情小说”包括《银翼天使》、《失落的羽翼》、《火神之舞》等。

这几部作品故事不是一个，人物虽有不同，但其中的一些人物是贯串的。例如在《狩猎情人》中出现的人物林奇、魏吉儿、林磊、潘亚迪、林捷等。有的是《银翼天使》的主角（林奇、魏吉儿），有的是《失落的羽翼》的主角（林磊、潘亚迪），有的是《火神之舞》的主角（林捷、汪维德）。这一类型作品的总的特点是戏剧性比较强，发挥了作者高度的想像力，虽也谈情说爱，但那是附丽在复杂暴力斗争上的饰物，整个小说读来如同惊险小说。

以《银翼天使》为例：

这部小说是围绕着一名叫“银翼天使”的奇怪电脑病毒侵入全美二百余家电脑公司主机，造成重大损失为因由开篇的，全书围绕一个电脑高能，爱情“低能”的孤儿魏吉儿的生活和爱情展开故事。作品糅推理、侦破、爱情于一炉，使你坠入迷宫，牵着你的心，一步步进入深渊，又一步步登上高山，波澜起伏，跌宕多姿，故事快速的推进，使人应接不暇。情绪的烘托、氛围的渲染都十分强烈。

而主人翁的爱情结合在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中，在曲折复杂的矛盾中得到了发展。那种爱尤其叫人回肠荡气。

沈亚在创作这一类作品时除了动作性强外，还更多地动用了电影电视的蒙太奇手法来推进故事，演绎人物。

她的语言精炼、准确，没有冗句，也许这是她当过电视编剧的原因。她的作品在情节上很少有漏洞，结构致密，布局合理，张弛有度。故事的戏剧性和矛盾冲突的发展、解决都较理性化，相对来说爱的感受、爱的体验、爱的触觉，往往被激烈的冲突所掩盖，使读者来不及去体味。这也是沈亚作品与席绢、于晴、林晓筠的不同之处。

这一作品集中还有沈亚另一个风格的作品——魔幻爱情小说。《斑蝶》、《妖精新娘》就是比较突出的作品。

沈亚把人的心魔具像化，在她的作品中出现了“妖精”，那托身斑蝶的妖精演化为人形，到人间寻找真正的爱，揭示了人间的种种丑恶。看似荒诞，其实是寄托了作者的一种意像，通过魔幻来讽喻人生，鞭笞丑恶。

这一作品集的第三种类型是纯正的爱情小说，像《叶罗》、《血沼泽之恋》、《鹰翼下的风》、《风神的女儿》等等。

而最典型、最有代表性的纯正爱情小说当数《风神的女儿》。沈亚在这部书中塑造了三个性格绝然不同的空姐的形象：空姐欧阳轻风天真浪漫，外表成熟而内心则仍如少女般稚真；空姐杨志敏温柔婉约富有都市女子与传统妇女结合而成的贤慧能干；另一个空姐周凌思则潇洒独立，内心怀有痛楚却仍坚强处世。三个性格完全不同的女性，却能和睦同处一室，然而由于闯进了三个性格迥异的男性，才产生了三个完全不同，却同样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

无论感情的危机也好，情绪的跌宕也好，友谊与爱情密织的罗网，使读者不得不紧随沈亚的笔去感同身受。这就是沈亚的魅力。与其他女作家的爱情小说比，沈亚的爱情小说每一部都有一个曲折的故事，相对比席绢要显沉重，比于晴要显深沉。是否如笔者所言，哪就要读者诸君自己去体会了。

如果说作品有年龄段，有读者群的话，那么我认为席绢属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。于晴属于成熟一些的人们；而沈亚作品的读者涵盖面要超出上面两位作家的年龄段，文化层次更高一些，那样理解才更准确、更深刻。

附沈亚作品集书目：

《银翼天使》

《火神之舞》

《叶罗》

《血沼泽之恋》

《被风吹走的孩子》

《人鱼座的女子》

《天使鱼的逃亡》

《斑蝶》

《鹰翼下的风》

《妖精新娘》

《失落的羽翼》

《独角兽的情人》

《梦幻末世纪》

《狩猎情人》

《翩梦录》

《面具下的独脚戏》

《旋舞》

《冤家》

《坏脾气女郎》

《魔羯奥非斯》

《三个爱情贩子的故事》

如果曾经伤心，
或者正在伤心，
也可能 只知道伤心的颜色，
那么——

当所有的伤心只剩下一片淡淡的、忧郁的蓝，
泪水化为汪洋中的一滴不为人知的水珠时

请你真的！

请你！请你，

将所有的伤悲交给我，

我将还给你一个快乐的瓶子，装满所有你的悲伤，

你可以把它放在永远看不到的角落

微笑着 向它告别



周黛眉告别歌坛演唱会，××纪念馆

“周黛眉小姐，听说你退出歌坛是为了结婚是吗？”

“周小姐，决定得这么突然不会太可惜了吗？你现在的
名声正如日中天——”

“对象真是的祁寒吗？听说你们已交往两年多了，是
吗？”

她含羞微笑，娇媚如花的脸上泛起一片红晕，乌黑的星
眸扫过小小的会议室内，新闻界的记者们光是看她幸福的
表情，便知道传闻的可信度有多少了？

“多谢各位六年来的照顾。”她轻轻说道，声音仿如夜莺
般迷人，温柔而且多情——这正是她屹立歌坛六年如一日的
最佳本钱！

周黛眉，歌坛上少见偶像级兼实力派的歌手，六年来出
过十五张唱片，张张畅销，拿过无数大小奖项，如果台湾有
葛莱美奖，那么超级巨星一定是非她莫属了！

席娟

沈亚作品集

柔美温柔的外型、沙哑甜美的歌声、一双星夜般的明眸，不知撩动过多少男人寂寞的心，连女人都不得不被她的声音所感动的女歌手，在踏入歌坛六年来，从不曾有过绯闻，私生活严密得连最好的私家侦探也查不出她的任何一个疏漏！

这样一个女人在毫无前兆的情况下，突然宣布退出歌坛，怎能不引人遐思？

她酡红着双颊，羞怯地垂下眼：“我要结婚了，婚礼就订在下个星期的今天——”

记者们爆起一阵骚动！

老手们为她感到开心，星海沉浮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急流勇退才是上上之策，尤其是有个美满的归宿，对于这个小女子来说，的确是值得替她感到庆幸！

新手们则觉得遗憾和不可思议！

怎么舍得放下这一片好不容易才打下的根基呢？多少人终日汲汲营营，就为了入觐银色生涯，而她在拥有一切之后，却毫不犹豫的放弃！

“我的未婚夫是祁寒没错，不过，我们交往已经七年多了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也不可能有今天。”

“他不肯让你继续唱歌吗？”

“婚后你有没有打算做什么事呢？”

面对记者们一连串的问题，以及一双双写着疑问的

眼睛，她只是温柔地微笑，脸上散发着幸福的光辉——

“黛眉，时间到了，快换衣服！”演唱会的工作人员走进来提醒她。

她含笑站起来：“抱歉，我必须进去准备了。”

“周小姐，再问最后一个问题好吗？”

黛眉认出对方是新闻界一个非常资深的记者，对她十分照顾，每次她出新唱片，他终不忘给她一篇专访。她点点头“请说！”

“祁寒先生今天来了吗？他非常少露面，今天——”

她快乐地微笑，幸福的神态令人感动：“他来了！他会在贵宾席，等演唱会结束，他还会和我们一起庆功，如果各位有时间，欢迎你们一起来。”

老记者笑了，朝她点头：“我们一定会去的，祝你幸福！”

演唱会使纪念馆并不大的场地被挤得水泄不通，大家都争着看巨星告别歌坛的演唱会，周黛眉的魅力可见一斑！

贵宾席上，著名的音乐家祁寒穿着一身黑礼服微笑着坐着。

台上的温柔多情女子将成为他的小妻子，将与他共度下半生，她一直是他心目中的女神！

他并不奢求她放弃她灿烂的舞台生涯，他知道那是她一生的梦想，但她坚持要将所有的时间交他，为他奉献她所有的一切！

在经过这些年的孤寂之后，他终于寻找到生命的春天！

台上的黛眉深情地望着他，唱着她的成名曲，款款柔情的身影如歌声令许多女孩落泪了！

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呢？

他感到眼角有些湿润，长年的孤寂总算要过去了！

突然后台一阵骚动，现场太吵了，没人注意到。他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舞台上的女人身上，直到恐怖的尖叫传出来，他仍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——

凶猛的火舌自后台毫不留情地窜出！

“失火了！快救火！失火了！”尖叫声传出来。

警铃大作，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慌乱，人群汹涌地波动，惊慌失措的叫声不断交织出一片可怕景象！

“不要慌！慢慢来，不要慌！”安全人员拼命大吼着，但声浪随即被淹没在如浪涌的人群中。

“黛眉！”他大吼，试图冲向舞台，却被人群不断往后推。

“祁寒——”

火势一发不可收拾，舞台在几秒钟之内已变成一片火海！

他恐惧无比地见到黛眉的小礼服被一片火海吞噬！

人群的尖叫，他的尖叫——

分不清楚了，他只知道幸福在火海中慢慢燃烧，冲向天空，连一片灰烬都没有留下来。

黛眉：

你好吗？

生活仿佛是一场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梦魇，分不清楚到底是我在过生活或是生活无情地在碾压着我；我常想，人活着是没有意义的。

别骂我，每次我的灰色思想一窜出头，你总会轻声喝止它，斥责我不该否定自己的价值，说我是当代最伟大的音乐家；你真是个懂得安慰人的小东西。

海文又来催我工作了，可是我什么都写不出来，脑子里连半个音符都没有，我想我是江郎才尽了。

一年来，我不曾写过半首歌、半首曲子，昔日许多待完成的东西，到现在仍是待完成，或许永远也不会完成也说不定。

不要怪我，我曾努力过，但没有丝毫成果，反而引发一连串的伤痛，并非我不够坚强，哈！我怎么会不够坚强呢？你不是常笑我是一堵冰墙吗？我的名字真的是取坏了！祁寒，就是大寒的意思，只可惜我没有那部片子里，那个男主角的性格，否则也许不会这样……

黛眉，我十分十分想念你，常常想得心都痛了！

以前你告诉我，想念一个人会心痛，我笑你傻了，心怎么会痛呢？又没有心脏病，那不过是个形容词而已啊！现在我知道了。

心是真的会痛的！

我的心常常很痛！很痛！

黛眉，告诉我，心不会碎吧？

心是肉做的，怎么会碎呢？

可是——

我非常需要你来告诉我，心是真的不会碎的吗？

我再也不能肯定任何事了，除了你。

我搬家了，以前的别墅卖给一对老夫妇，那里对我来说太大也太贵了，更重要的是太伤心，我怎能住在那里而不想你？别墅卖掉后我在市区的边缘找了一间小公寓，有点破烂，我想你大概不会喜欢，但对目前的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

说来也许你不相信，又要说是我的浪漫因子在作祟，但我在搬家的第二天捡到一只好美丽的斑蝶。

相信吗？我想我是真的捡到一只独一无二的斑蝶：一个小小的孩子。

想你——

……

！



阴暗的小公寓里，所有的东西都堆在角落，行李连一件都没有打开，附属的家俱看起来蒙尘已久，似乎已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曾有人住在这里了。

电话在角落拼命地响着，想引起人的注意，但他只是坐在小窗子前，凝视那轮血红色的夕阳。

他的头发早已过肩，胡子也长成胡须，衣衫不整，只有那双眸子仍有着昔日的神采——但那光辉也只是短暂闪烁过，大部分的时间里，他和路边的流浪汉没什么两样。

桌上两碗泡面和昨天一样躺在斑驳的桌面上，所不同的是里面多了几只肥大的蟑螂，毫不惧怕、公然地啃食着保丽龙碗。

屋内的光线越来越暗，血红的太阳终于苟延残喘地落到地平线的那一端，留下残败的色彩在天际闪着昏暗的光芒。

祁寒揉揉疲惫的眼睛，记不清楚自己到底在这里坐了

多久了，只知道全身的肌肉都在尖叫抗议，肚子响亮地吵了起来，又一天过去了！

看日升日落是他每天唯一的功课，除了看日升日落之外，他想不出还有什么事可以做，甚至连三餐都变得可有可无，海文或许说对了，他是在慢性自杀。

问题是他既没有求生的欲望，也没有强烈求死的欲望，只是脑子在罢工，很长的一段罢工。

他想不出任何理由来阻止这场罢工，因为连人的思想也停顿了，活着只是单纯地活着。

“你饿了吗？”他朝一直蜷缩在沙发上的孩子问道。

那孩子连动都没有动一下，显示了他对他的问题并不感兴趣？或者是他没有听到？他有些担心了！

昨天他刚搬进来，午后下着好大的雨，在屋子的转角处，他看到了他，一时之间，他只是傻傻地站在那里。

童年的梦想在那时实现了！

一团淡淡的金光围绕着蜷缩在地上的孩子身上，有刹时他以为自己的眼前坐着是一只翩翩飞舞的斑蝶！

然后孩子抬起头来；他有一双漆黑如夜的星眸，仿佛昔日的周黛眉。

那么多那么多的伤痛涌来，几乎要使他调头而去！

大雨像是天上的神仙打翻了水缸；两人在大雨中相互凝视，祁寒没有言语，他打开门，拉起孩子小小的手走进屋